

先秦汉语否定词系统及其演变试说

金恩柱*

【目 录】

- | | |
|---------------|-------------|
| 1. 问题的提出 | 4. 否定词系统的演变 |
| 2. 不+NP | 1) 性质否定词的演变 |
| 1) 之前的解释 | 2) 时间否定词的演变 |
| 2) 我们的观点 | 5. 结论与舆论 |
| 3. 上古汉语的否定词系统 | |
| 1) 否定与时间性 | |
| 2) 表性质否定的否定词 | |
| 3) 表时间否定的否定词 | |

【摘要】

本文以“不+N”结构的性质为切入点,根据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区分,把先秦汉语的否定词分为两大类五小类,并梳理了汉语否定词系统从先秦到现代汉语的演变。本文还重点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不+名”是否定词“不”对名词的否定,“不”和名词之间既没有隐含一个动词,名词也没有活用为动词;(二)现代汉语中的“没有”有两个来源,先来源于名词否定标记“无”,再来源于动词否定标记“未”。

【关键词】否定;不;不+N;没有;时间;空间。

* 济州汉拿大学 观光汉语系 教授 (enzhujin@hotmail.com)

1. 问题的提出

先秦汉语中有不少“不+名”结构,对这种结构,一种意见认为是“不”和名词之间隐含了一个动词,一种意见认为是名词活用为了动词,这两种观点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本文打算以“不+名”结构的性质为突破口,讨论先秦汉语的否定词系统,及先秦汉语否定词系统到现代汉语否定词系统的演变。

本文的下划线和着重号只是为了醒目,不标识句法成分。

2. 不+NP

先秦汉语中有一些“不”直接修饰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的用例。如:

(1)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尚书·大禹谟』)

(2) 故曰:“圣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无病也。”(『韩非子·喻老』)

(以上加着重号的词是“不”所修饰的名词)

1) 之前的解释

对这种现象,有两种有代表性的意见:一种认为是“不”和名词之间隐含了一个动词。『马氏文通』:“『孟子·梁惠王上』云:‘直不百步耳。’韩愈『送杨支使序』云:‘虽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两句‘不’字皆先名字,似含一动字。第一句犹云‘直不走百步耳’,第二句犹云‘不愿一日留也’。似此之类,经籍时有,然未可拘定所含何字,总以可解为要。”这种意见可概括为“隐含动词说”。

第二种意见认为“不”用在名词前或是同“非”的功能,或是同“无”的功能,或是“不”修饰的名词临时活用为了动词。我们把这种观点简称为“活用说”。『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举了几个这样的例子:

(3) 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邪!(『庄子·让王』)(“不”作用同“非”)

(4) 若师有功,……若师不功,……。 (『周礼·大司马』)(“不”表示“无”)

(5) 晋灵公不君。(『左传·宣公二年』)(意谓晋灵公不奉行君道)

这两种观点都有以今律古的嫌疑，在解释上也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隐含动词说”有时不能确定到底隐含的是哪个动词，如“直不百步耳”可以说隐含的是“走”，但也可以说隐含的是“到”，这就会造成解释上的随意性，而这种随意性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句子含义理解的偏差。更困难的是，有时我们不能说句子当中隐含了什么动词，如“朕言不再”（『尚书·大禹谟』）中“不”和“再”之间我们就很难加进一个动词。

“活用说”也有不妥的地方。有些名词，很难说活用为了什么动词，如“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唯郑”（『左传·襄公九年』）中的“德”字就不好说有什么动作义，我们在现代汉语中也找不到一个动词和它对应，如果非要把它说成动词，恐怕就会导致对“活用”的泛化，导致任何时候只要不符合现代汉语的用法我们就都可以解释成活用。其次，这种“随文释义”的做法导致我们不能对“不”的意义作出一个统一的解释。

2) 我们的观点

因此，我们认为，与其说“不”和名词之间隐含了一个动词，或者说名词活用为动词，倒不如说“不”直接修饰名词，例如“不辜”中的“不”可以说否定的是名词“辜”，表示不具有“辜”行为的人；“不命”中的“不”可以说否定的是名词“命”，表示对命运、天命的否定，等等。

下面我们再给出一些例子。

- (6)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 (7) 段不弟，故不言弟。（『左传·隐公元年』）
- (8)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老子·六十章』）
- (9) 公孙硕肤，德音不瑕。（『诗经·狼跋』）

这些例子中的“不”都可以理解为否定名词。例（6）中“不”在数量上否定了“行”具有“义”的特征，例（7）中“不”否定了“段”具有“义”的这一特性，等等。

“修饰名词说”至少有下面两个优点：一、避免了“隐含动词说”和“活用说”随文释义的缺陷和以今律古的倾向。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观点可能更为接近先秦汉语的实际。在现代汉语中，副词基本上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但在先秦汉语中未必就不可以。实际上，在先秦汉语中，副词修饰名词谓语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我们需要改变“动词中心说”的思维定式，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得承认先秦汉语中有很多句子谓语是由名词而不是

动词充当的，再进而承认副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谓语。如：

(10) 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

(11) 余不说初矣，余狐裘而羔袖。（『左传·襄公十四年』）

例（10）中名词“天池”作判断句的谓语，例（11）中名词性词组“狐裘而羔袖”作描写句的谓语。这样的句子在古汉语中有不少，“蟹六跪而二螯”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句子。我们再给出『左传·隐公元年』中的几个名词谓语句（有下划线的部分为名词谓语）。

(12) 惠公元妃孟子。

(13) 未王命，故不书爵。

(14)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15) 制，严邑也。

(16) 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

(17) 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18) 段不弟，故不言弟。

(19) 颖考叔，纯孝也。

(20)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21)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隐公元年』篇幅很短，但我们在其中找到了这么多名词谓语句，说明名词作谓语在先秦不是个别的现象。

理解了汉语中尤其是先秦汉语中名词可以作谓语的事实，对“修饰名词”说也就容易理解了。当然，承认名词可以作谓语，可能会对传统的以动词为中心的语法理论提出一个挑战，但名词作谓语毕竟是汉语尤其是先秦汉语中存在的事实，我们没法回避。

有两种情况需要讨论一下。我们先看『左传』里的两个用例。

(22) 逐不臣者七人。（『成公十八年』）

(23) 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唯郑？（『襄公九年』）

例（22）所反映的问题是，“者”通常用在形容词、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的后面组成一个名词性的词组，表示“……的人”“……的事物”，名词后面能不能加“者”表示这一意义？例（23）所反映的问题是，“不+N”能不能作“S+之+V”中的谓语。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很好解决，例（22）所反映的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这只是观念问题，原来我们认为

“者”通常用在形容词、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的后面，现在知道它也可以用在名词后面。例(23)所反映的问题更好解释，“不+N”可以作句子的谓语。

有一种情况不属于“不+N”。如下面的例子：

(24) 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左传·隐公六年』）

『马氏文通』曾指出，“焉”的作用有时与“之”相同，这实际上可以说我们可以把上例中的“焉”当作“礼”的宾语。这样，上例中“不礼焉”的结构应该是这样的：



因此，从结构上来说，“不礼焉”不是“不+NP”，而是“不+VP”。另外，从意义上来说，“礼”不可能是“王”的性质特征，这和前面我们所举的例子是不一样的。下面的例子也不能看成是“不+N”：

(25)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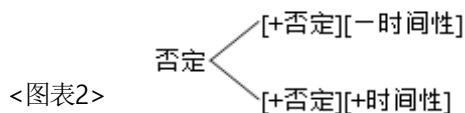
(26)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

3. 上古汉语的否定词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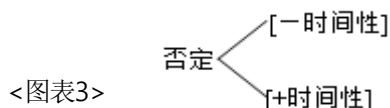
1) 否定与时间性

以上表面上是讨论“不+名”的结构，实际上是在间接讨论“不”的意义。

名词和动词不同，名词大都指称一定的事物，而动词大多指称一定的动作。就最典型的事物而言，它们一般都占据一定的空间；就最典型的动作而言，它们一般都经历一定的时间。因此，空间性是名词最主要的特性，它具体体现在事物的性质、形状、大小等的不同上；而时间性是动词的主要特性，它具体体现在时、体等特征的不同上。所以，从根本上说，否定名词就是对事物空间性的否定，否定动词就是对事物时间性的否定。如果我们把时间性记作[+时间性]，那么空间性就可以记作[-时间性]。这样，否定词的系统就可以初步分为这样两大类：



[+否定]在这里是赘余信息，可以省去（以下同）。上图就可以简化为：



“不+名”都是对[-时间性]的否定，可以记做[-时间性]。我们分析几个句子。

(27) 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左传·隐公元年』）

(28) 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邪！（『庄子·让王』）

(29) 若师有功，……若师不功，……。 （『周礼·大司马』）

“不义”是对事情“义”的特征的否定，这是否定公叔段的所作所为具有“义”的特征；“不命”是说话者对事情的主观判断，认为事情不具有“命运”的特点；“不功”侧重从客观上否定“师”有“功”的特点。这几例中的“不”都是对名词性状特征的否定。

“不+动”比较复杂。我们看下面的两个例子。

(30)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论语·阳货』）

(31)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诗经·汝坟』）

“不见”和“未见”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未见”是对“已见”的否定，“不见”是对“见”的否定；“未见”隐含着有一个将来“见”的时间，“不见”是在一定范围内什么时候都“不见”。它们的区别在“体”上。这里我们引进一个“泛时性”的概念，它指动词或动词性词组所指称的动作行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是恒定的，不出现变化，也就是说行为动作在时间维度上是内部同质的。“不见”具有[+泛时性]，即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动作行为不出现变化；“未见”具有[-泛时性]，因为它是对“已见”的否定，隐含着“实现”与“未实现”的区别，有一个内在的终结点。

“泛时性”指动作行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不出现变化，而没有变化的动作行为其实也就和事物的性质差不多，聂仁发（2001）就认为经常性的活动“是事物的一贯性特征，也可看作是事物的性状”。因此，我们把“不+动”的意义也概括为[+否定][+泛时性]或[+

否定][-时间性], 和“不+名”的意义大体一样。

形容词表示事物的性状特征, 因此, “不+形”就是对事物性状特征的否定。举两个『论语』中的例子:

(32) 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 (『学而』)

(33) 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 不敬, 何以别乎? (『为政』)

以上的“不+名”“不+动”“不+形”都是对事物性状特征的否定, 也就是对[-时间性]的否定, 因此, 我们可以把“不”的意义概括为[+否定][-时间性]。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 “不”可表示“没有”的意思, 多用在名词前, 相当于“无”; 也有的“不”表示“不是”的意思, 用在名词前, 相当于“非”。“不”的这两种意义都可以解释为对性状特征的否定, 不必另立新解。

2) 表性质否定的否定词

表性状特征否定的词还有如下几个:

弗, 丁声树(1933)认为“弗”相当于“不之”, 因为“弗”后的宾语总是以零形式出现。

后来的学者大多坚持这一看法。董秀芳(2005)解释了“弗”后宾语以零形式出现的原因。她认为, 在上古汉语中, 否定句中的宾语具有时间上的无定性, 肯定句中的宾语具有时间上的有定性, 而宾语的空范畴形式对应于时间的无定性, 宾语的有形形式对应于时间的有定性。例如:

(34) 沽酒市脯不食。(『论语·乡党』)

(35) 子女玉帛, 则君有之; 羽毛齿革, 则君地生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例(34)是一个否定句, 因此, 复指代词宾语“之”不出现; 例(35)是肯定句, 宾语“之”就出现了。

“弗”后不出现宾语是一个比较严格的限制, 其他否定词后有较多的情况出现宾语, 这是因为“弗”的功能是单纯地否定动词, 而其他否定词却可以对动词以外的其他成分进行否定。例如:

(36) 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在这个句子中，“不”否定的不是动词“节”，而是“以礼节之”这个小句，故动词“节”后可以出现宾语“之”。

董秀芳比较圆满地回答了“弗”后动词不带宾语而其他否定词后动词可带宾语的问题，这使我们考虑到，“弗”和“不”的区别可能主要不是在功能上而是在意义上。何休说过：“弗者，不之深也。”这可能是有道理的。我们引『马氏文通』里的一段话：

『论语·公冶长正义』云：“弗者，不之深也。”与“不”字无异，惟较“不”字辞气更遽耳。『论公冶』：“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极言其不如之甚，有不待思索而急遽言之之状。故『孟子尽心下』历数大人之巍巍者，即遽断之曰：“我得志，弗为也。”至以后总言其不足畏之理，则用“不”字，故曰“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

因此，“弗”和“不”的意义应该是一致的，都是对事物性状特征的否定，只是“弗”的意义更重一些。

莫，“莫”用在动词谓语前面，有时也可表示[+否定][+泛时性]，和“不”的意义一致。例如：

(37) 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庄子·大宗师』）

无，“无”在上古汉语中的主要功能是用在名词前面，表示对事物性状特征的否定。车淑娅（2003）曾经统计了『韩非子』中“无”的各种用法，其中“无”否定名词的用法764例，占总数的93%，因此，车淑娅认为“『韩非子』中‘无’的主要用法是用来否定名词”。车淑娅的这个观察是正确的。我们举两个『左传』中的例子。

(38) 宋公辞平，故与郑国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桓公十二年』）

(39) 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庄公十四年』）

非，“非”经常用在名词、动词或形容词谓语前，表示对性状特征的否定。如：

(40)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

(41)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秋水』）

(42) 非威非怀，何以示德？（『左传·文公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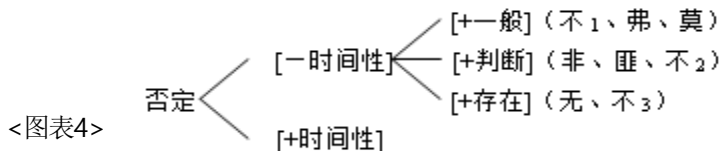
“非”和“无”都表示对事物性状特征的否定，但它们各有所侧重。“非”侧重于人

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相违背，表示对主观判断的否定；而“无”侧重于表示对客观存在的否定。

另外，“匪”的作用和“非”差不多，主要表“不是”。『诗经』中用的比较多。例如：

(43)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诗·邶风·柏舟』）

这样，表对事物性状特征否定的词有不、弗、无、非、匪等几个，如果我们把“非”“匪”看作是对判断的否定单立一小类，把“无”看作是对客观存在的否定单立一小类，而把“不”“弗”“匪”看作是一般否定也单立一小类，那么，上古汉语的否定词系统就可以改写为：



3) 表时间否定的否定词

另一类否定词可以分为两小类，“未”类和“莫”类。“未”类是对已然否定，“莫”类是对将然的否定，它们都和时间的有关。“未”类包括未、不几个，“莫”类包括莫、勿、毋、不、无几个。

未，“未”用在动词、形容词前，表示对已然否定，可译为“没有”。例如：

(44) 秋，大熟，未获。（『尚书·金縢』）

(45) 臣闻之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无”和“未”都表示没有，但一是否定名词性成分，一是否定动词性成分，功能上有本质的不同。明确这一点对探讨现代汉语中“没（没有）”的来源也至关重要。后文有讨论。

不，“不”也可修饰动词性成分，表示“没有”。

(46) 吾问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庄子·知北游』）

我们把表示一般否定的“不”记作“不₁”，把修饰动词、表示“没有”的“不”记作“不₂”。“莫”类表对将然的否定，我们各举一例。

(47) 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诗·大雅·行苇』）

(48)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49) 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左传·文公十年』）

(50) 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左传·哀公十五年』）

(51)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诗·魏风·硕鼠』）

这样，“不”就有五个：不₁[+否定][+一般]；不₂[+否定][+判断]；不₃[+否定][+存在]；不₄[+否定][+已然]；不₅[+否定][+祈使]。“莫”有两个：“莫₁”[+否定][+一般]；“莫₂”[+否定][+将然]。“无”也有两个：“无₁”[+否定][+存在]；“无₂”[+否定][+将然]。“莫”类都是表祈使的，[+将然]可以按习惯改为[+祈使]。上古汉语的否定词系统就改写为：



4. 否定词系统的演变

1) 性质否定词的演变

这一部分我们讨论古今汉语否定词系统的演变。先讨论第一小类。

不₁，上古汉语中的“不₁”和现代汉语中“不”的语法意义基本相同，只是语法功能有所差别：上古汉语的“不₁”除了修饰动词、形容词外，还可修饰名词，而现代汉语中的“不”不可以修饰名词。这个变化大概是从西汉开始的。

车淑娅（2003）曾经列举过『韩非子』中“不”和名词的组合形式，我们把『史记』、『

论衡』中“不₁”和名词的组合形式与『韩非子』中“不”与名词的组合形式进行比较。
（车淑姬列举的“不”有的不是我们所说的“不₁”，但大体上还是能够进行比较）

『韩非子』：不霸、不病、不臣、不翅、不城、不地、不二味、不二舆、不法、
不功、不事、不礼、不禄、不朋党、不天、不王、不朝、不衣、不寿、
不血食、不友、不罪、不才、不仁
『史记』：不臣、不义、不德、不经、不轨、不时、不三暮、不材、不信、不重味、
不重采、不子、不君、不父、不甘味、不百、不道、不五、不十、不伯
『论衡』：不轨、不侯、不王、不神、不三人、不义、不一、不德

从上表可以看出，西汉时期，“不₁”与名词的组合开始呈现衰弱的迹象，到了东汉，“不₁”与名词的组合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生命力了：一方面是数量的急剧减少，另一方面是新组合形式几乎不出现。『论衡』中“不₁”有8个名词可以与之搭配，但7个都是在先秦典籍中出现过的。例如：

- （52）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53）上帝神，则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无益。（『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
（54）世间不行道德，莫过桀、纣；妄行不轨，莫过幽、厉。（『论衡·辨崇篇』）
（55）贵者不神，贱者反神乎？（『论衡·龙虚篇』）

两晋时期，“不₁+名”还能偶尔见到。如：

- （56）後寿终，魂神遂还作龙，其国中历年风雨不时，五谷毁败。（『佛说沙曷比丘功德经』）

到了南北朝，就基本见不到“不₁”修饰名词的例子了。

弗，“弗”的意义和“不₁”基本相同，而“弗”的意义又被“不₁”所覆盖，这就决定了“弗”灭亡的命运。“弗”的消失东汉也是一个转折点，我们看下表的统计数字。

语料	论语	孟子	史记	论衡	世说新语	百喻经
次数	8	38	332	28	2	0

<表1>

虽然以上各种著作的字数差别很大，但我们还是能看出一些“弗”消失的轨迹来。『史记』中“弗”出现次数还不少，『论衡』中“弗”字就不大常用了。

莫₁，“莫₁”的出现频率在先秦时期就很低，其发展脉络不是很清楚，但至晚在南北朝时就已经消失了。

“非”的消失和“不是”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在上古汉语里，副词“非”修饰名词谓语，其所在句子的结构形式是“S+非+O”；到了现代汉语里，动词“不是”作谓语，其所在句子的结构形式是“S+不是+O”，也就是说，从古到今，汉语的判断句经历了从名词谓语到动词谓语的根性的变化，同时，否定词也从“非”“不₂”等变成了“不是”。

“非”“不₂”的消失和“不是”的产生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是词汇替代关系，其中有很复杂的情况。我们先讨论“非”的消失。

在先秦汉语里，表示主体对客体的否定判断主要用副词“非”，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西汉，到了西汉末东汉初，随着系词“是”的产生（王力1980），这一状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系词“是”最早产生于肯定判断句，随后迅速扩展到否定判断句，产生了“非是”“不是”等形式（后来又产生了“未是”），这样，“非”和“非是”“不是”等就有了竞争关系。竞争开始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一直到元明，“非”才最终被“不是”所替代，其间经历了很长的时间。

在东汉，“非是”“不是”的力量比较弱小，“非”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在『论衡』里，以“非”表示否定判断的句子随处可见，而用“非是”表示判断的句子只有2例，用“不是”表示判断的有0例，“不是”最早见于东汉晚期的佛经中。例如：

（57）及见他鬼，非是所素知者。（『论衡·订鬼』）

（58）为不是大佑人者，是以若欲往诣佛师友者。（安玄共严佛调译『法镜经』12/21b）

东汉以后，“不是”“非是”等的势力逐渐增强，“非”的势力逐渐减小，大约到了南宋，“不是”的用例开始超过“非”的用例。据董守志（2004）的统计，在『朱子语类』里，“非”1394例，占判断词总数的44.1%；“不是”1454例，占判断词总数的46%。而到了元明时期，“非”就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老乞大』和『朴通事』里边都没有“非”作判断词的用例。

“不是”产生及发展的历程董守志（2004）有详细的分析，这里从略。

在先秦汉语中，“不₂”的使用比较少，两汉时期也是如此。我们统计了几部书的材料，结果如下：

语料	孟子	庄子	史记	论衡	世说新语	百喻经
次数	0	1	6	3	0	0

<表2>

大概在南北朝时期，“不₂”就已经消失了，但我们在『儒林外史』第21回里却找到了一例。

(59) 卜老道：“这也不甚难摆划的事。”

这大概是“不₂”的残留了。

匪，判断词“匪”除『诗经』外，其他著作用的都比较少，其发展脉络不是很清楚。下面是我们对几种语料的调查结果。

诗经	论语	韩非子	荀子	史记	论衡	世说新语	百喻经
79	0	0	4	8	0	0	0

<表3>

说明：『荀子』中“匪”出现4例，其中有3例引自『诗经』；『史记』中“匪”出现8例，其中有7例引自『诗经』。

“无₁”表示对存在的否定，“未”表示对已然否定，性质上有截然的区别，但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却有密切的联系，我们放在一起讨论。

现代汉语中“没”既可表示对存在的否定，如“桌子上没书”，也可表示对已然否定，如“他没吃饭”，表示对存在的否定时我们说“没”是动词，表示对已然否定时我们说“没”是副词，并且认为动词“没”和副词“没”是统一的一个“没”：意义相同。其实，正是“意义相同”这个假象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这个“相同”只是表面意义上的相同，而在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

“桌子上没书”主要和空间概念有关系，否定的是在一定的空间里存在某种物质；“他没吃饭”主要和时间有关系，否定的是在一定的时间里产生了某种动作，这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体现在语法上，“桌子上没书”的“没”是一个动词，“他没吃饭”的“没”是一个副词。我们把前者记作“没₁”，把后者记作“没₂”。在上古汉语里，否定存在的是动词“无”，否定已然的是副词“未”，也就是说，现代汉语的“没₁”和上古汉语的“无”相对应，现代汉语的“没₂”和上古汉语的“未”相对应。在上古汉语里，这两种意义由“无”和“未”两个词承担，在现代汉语里，表示这两种意义的两个词在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上统一为“没”或“没有”。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现代汉语中“没”的来源和性质。

现代汉语中的“没”是怎么来的？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没”来源于上古汉语中的“未”，到了2003年，徐时仪（2003）才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应该来源于“无”，并从语音和意义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证，但并没有很大的反响。

从语音的角度考虑，“没”有可能来自于“未”，也有可能来自于“无”。梅祖麟曾指出：“『集韵』‘没’字有莫佩切一读，‘未’字失落-j-介音，就读作莫佩切。”这说明，“没”有可能来自于“未”。徐时仪也指出，唐宋时期，“无”的白读音[mu]和“没”音相似；“没”韵在舒声化的过程中与明母模韵的“谟”[ma]或明母果戈韵的“磨、摩”等具有相同的音值；随着北方入声开始消亡，“无”和“没”的语音差异趋向于模糊。这说明，从语音上说，“没”的来源也可能是“无”。下面我们将从语法角度说明，现代汉语中的“没”，最早是取代了上古汉语中的“无”，后来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取代了上古汉语中的“未”，“没”有两个来源。

石毓智和李讷（2000）说：“‘没’在唐、宋时期一直是一个名词性成分的否定标记，它否定动词性成分的用法十五世纪前后才出现。”这个观察基本是正确的。这就启示我们考虑到，在考察“无”和“未”的消失过程的时候，表示否定存在的“无”可能会首先被“没”所取代。

“没”在唐、宋时期经常用在名词性成分的前面，表示对存在的否定。例如：

（60）出到坐筵相间了，交著耻辱没精神。（『敦煌变文选·丑女缘起』）

（61）若是读不熟，都没这般滋味。（『朱子语类·读书法上』）

而“无”也表示对存在的否定，这样，就开始了“没”对“无”的取代过程。在唐代的时候，“没”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的。我们调查了『敦煌变文选』，名词被“没”否定有16例，而被“无”否定有345例。到了宋代，“没”的力量继续发展。但大概一直到了明代中期，“没”的力量才逐渐超过“无”。『水浒传』中“没”否定名词231例，“无”否定名词450例，这说明明代初年“没”的力量还没有超过“无”。『金瓶梅』中“没”否定名词456例，“无”否定名词352例，“没”的用例超过了“无”。之后，“没”的力量继续发展，但“无”的力量也很强大，一直到了『红楼梦』，“无”的用例还很多。“五四”时期的作品中还能见到“无”的活生生的用例。例如：

（62）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鲁迅『头发的故事』）

（63）好吧，你爱拉车，我也无法。（老舍『骆驼祥子』）

因此,我们推断,“没”完全替代“无”表示存在的否定也许只是解放前后的事。

2) 时间否定词的演变

石毓智和李讷(2000)注意到,“没”“否定动词性成分的用法十五世纪前后才出现”,这个观察也基本是正确的,这说明,“没₂”取代“未”是从十五世纪左右开始的。在《水浒传》里,“没”还没有否定动词的用例,“没”否定动词的用例《金瓶梅》里才有。到了《红楼梦》,“没₂”逐步发展。我们统计了《红楼梦》前40回,“没₂”否定动词113例,“未”否定动词305例。到了《老残游记》,“没₂”逐渐占了上风。在《老残游记》里,“未”否定动词27例,“没₂”否定动词13例。从总数上来看,似乎“未”还占上风,但实际上,这时候“没有”和“没”一起参与了和“未”的竞争,“没有”否定动词的数目是24例,这样,“没有”和“没₂”加起来就有37例,超过了“未”的用例。“五四”以后,“未”还在口语中使用。例如:

(64) 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 i,略写阿Q。(鲁迅《阿Q正传》)

(65) 伸手去拉小马儿,小马把未吃完的一个包子整个的塞进口中。(老舍《骆驼祥子》)

但这时,除了一些凝固用法外,“未”已经用得很少了。因此,我们推测,“未”在口语里的消失应该也是解放前后的事。

“不₃”表示对存在的否定,“不₄”表示对未然的否定,但它们的用例一直都很少,其发展脉络不是很清楚。

先秦表祈使的否定词有勿、莫、毋、无、不₅等几个,我们按消失的早晚把它们分为两类:“勿”“莫”为一类,“毋”“无”“不₅”为一类。第二类消失得比较早,在南北朝时期它们就已经基本不用了。在《世说新语》和《百喻经》里,我们仅找到了2例“无”,而“毋”和“不₅”根本没有用例。

第一类消失得比较晚。“勿”和“莫”在《祖堂集》和《朱子语类》里还有大量的用例。如:

(66) 汝受佛嘱,弘扬正法,勿令断绝。(《祖堂集·第一祖大迦叶尊者》)

(67) 进曰:“如何得相应去?”师曰:“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见佛性。”(《祖堂集·慧忠国师》)

(68)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朱子语类·里仁篇下子曰参乎章』）

(69) 先生初令义刚训二三小子，见教曰：“授书莫限长短，但文理断处便住。”（『朱子语类·小学』）

到了明代，用例急剧减少；到了清代，这两个否定词就基本不用了。请看下表。

	水浒传	金瓶梅	红楼梦
勿	11	7	3
莫	21	16	0

<表4>

“勿”和“莫”的消失和“休”“不要”的崛起有关，“勿”“莫”消失的过程也就是“休”“不要”崛起的过程。祈使否定词“休”和“不要”的最早用例都出现在唐代。

例如：

(70)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杜甫『曲江三章』）

(71) 但自修己身，不要言他已。（『拾得诗校注』）

副词“休”是从动词“休”语法化来的。“休”在古汉语中有“停止”的意思。例如：

(72) 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曹丕『典论·论文』）

(73) 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其不去为盗也亦幸矣。（韩愈『送许郢州序』）

这两例中的“休”都用在叙述句中，作句子或词组的动词谓语。从动词“休”到否定副词“休”需要两个句法条件：一、用在祈使句中。二、用作连动式的“V1”。看下面的一个例子。

(74) 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者，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战国策·燕策』）

在这个例子中，“休”用为连动式的前一个动词，符合第二个条件；如果第二个动词“计事”表示的是正在发生的事，那“休”就是“停止”的意思；如果“计事”表示的是

还没有发生的事，“休”就表示“不要”的意思。否定副词“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由动词“休”语法化而来的。再看下面的例子。

(75)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孟浩然《岁暮归南山》）

此例中的“休”可有两种理解，代表了动词“休”向副词“休”语法化的过渡状态：可以解释为“停止”的意思，全句是叙述一件事：停止上书回家休养；也可以解释为“不要”的意思，全句的意思是劝自己不要再上书了，还是回家休养吧。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副词。

祈使否定副词“休”产生于唐代。例如：

(76) 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杜甫《诸将》之三）

(77) 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李商隐《寄令狐郎中》）

副词“休”在唐代产生以后，经宋、元的发展，到明代到了顶峰，《金瓶梅》中就有副词“休”322例。清代以后，因为受到“不要”的排挤，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红楼梦》中“休”58例，《老残游记》中只有2例。

“不要”在早期汉语中就有，不过那时它的意义是对“希望得到”的否定，后面跟的是名词性成分。例如：

(78) 是以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从，不赦不详，吾以不详道民，灾及吾身，何日之有？（《公羊传》）

(79) 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扬雄《法言》）

现代汉语中的“不要”是对希望发生某种情况的否定，其后跟的是动词性成分。因此，从句法上来说，“不要”放在动词性前面是它语法化为否定副词的必要条件。这一现象大约也是在唐代出现的。例如：

(80) 但自修己身，不要言他己。（《拾得诗校注》）

(81) 后具威仪，始欲上法堂，师云：“已相见了，不要上来。”（《祖堂集》）

这样，否定副词“不要”也就产生了。否定词“不要”在唐代产生，经过宋、元、明的发展，大约到了清代就在使用频率上超过了“休”。《金瓶梅》中“休”322例，“不要”90例；《红楼梦》中“休”58例，“不要”119例；《老残游记》中“休”2例，“不要”

11例。

另外，现代汉语口语中还有一个祈使否定词“别”。“别”大约产生于元代。『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里有一例，我们转引于下：

(82) 别近谤俺夫妻每甚的，止不过发尽儿掏窝不姓李。（『元曲选外编·哭存孝尾声』）

我们在『老乞大新释』里也发现一例。

(83) 咱们闲话别讲罢。（『老乞大新释』）

元时“别”还很少用，我们查阅了『元人小令选』『元散曲』『倩女离魂』『西厢记杂剧』『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语料，没发现“别”的用例。

到了明代，“别”的用例稍微多了一些，我们在『金瓶梅』中发现了23个例子。例如：

(84) 吴月娘便道：“你也便别要说起这干人，那一个是那有良心的行货！”（『金瓶梅』第1回）

(85) 吩咐玳安：“且别教他往后边去，先叫他楼上来见我。”（『金瓶梅』第42回）

但是明时“别”还不是很常用，在“三言”、“二拍”、『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西厢记杂剧』、『元散曲』等语料中都没有发现。

到了清代，“别”就随处可见了。“别”的来源很费思量。元以前，“别”大多表示“分别”“别离”的意思，经常作状语或谓语，从意义和用法上都看不出它语法化为副词“别”的痕迹来。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86) 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朱子语类』）

(87) 法灯别众僧云：“已知去处。”（『五灯会元』）

很显然，这些例子中的“别”看不出和祈使否定副词“别”有什么关系。

按一般的说法，“别”是“不要”的合音形式，是“不要”的一个变体。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们注意到，『金瓶梅』中共出现“别”23例，而“别”和“要”配合使用有18例。例如：

(88) 妇人在旁便道：“我说别要使他去，人自恁和他合气。”（第11回）

(89) 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后你也别要亏了人。”（第51回）

这启发我们思考，“别”可能是“不要”的合音形式，而“别”产生之前还经历了一个“别要”的过渡形式。“别”和“不要”“别要”的语法意义是相同的。从语音上说，“不”在『中原音韵』里属“帮”母，“要”属“萧豪”韵，“别”属“帮”母“车遮”韵，“不”的声母[p-]加上“要”的韵母[iEu]，再丢失韵尾[-u]，就是“别”[piE]。我们的意思是“不要”有可能变读为“别要”，再省略为“别”，“别要”是“不要”到“别”的一种过渡形式。另外，从时间上说，“不要”产生于唐代，“别”产生于元代，时间差也是存在的。

“别”从一开始产生可能就带有比较浓厚的方言色彩，它在北方方言区产生并使用，一直没有传播到南方方言区。我们查阅了“三言”中的六篇小说¹⁾，没有一例“别”（“三言”的编订者冯梦龙是江苏人）。我们又调查了现今有关粤语、闽语、湘语、吴语、徽语的一些材料，没有发现“别”的存在。

5. 结论与余论

传统上，先秦汉语的否定词分为4类：（1）“不”类，表示单纯否定。（2）“未”类，表示对过去已然否定。（3）“非”类，表示对判断的否定。（4）“莫”类，表示禁止。这种分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不科学的成分，“不”类表单纯否定就不是一个科学的说明。

本文试图把对现代汉语否定词的研究成果应用在古代汉语的否定词研究上。聂仁发（2001）认为现代汉语中的“不”“没有”的时间意义体现在“体”而不是“时”上，并把它们的区别归纳为：

不：[+否定][-实现]或[+否定]/[+意愿]/[+性状]

没：[+否定][+实现]

这给了我们启发。我们也从时间意义上把先秦汉语的否定词系统分成了两大类五小类，这个分类是否合适、正确，尤其是把表示判断的否定归为[-时间性]、把表示祈使的否定归为[+时间性]，还希望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

1) 这6篇小说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玉堂春落难逢夫』，『卖油郎独占花魁』，『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参考文献】

- 白 荃, 「“不”、“没(有)” 教学和研究上的误区——关于“不”、“没(有)” 的意义和用法的探讨」, 『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3期, 2000. pp. 21-25.
- 车淑娅, 「〈韩非子〉否定副词研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4期, 2003. pp. 129-135.
- 葛佳才, 「否定副词在东汉的混同兼用」,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第2期, 2004. pp. 61-65.
- 高顺全, 「进行体、持续体的否定及相关问题」, 『世界汉语教学』, 第4期, 2003. pp. 32-40.
- 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 李铁根, 「“不”、“没(有)” 的用法及其所受的时间制约」, 『汉语学习』, 第2期, 2003. pp. 2-7.
- 聂仁发, 「否定词“不”与“没有”的语义特征及其时间意义」, 『汉语学习』, 第1期, 2001. pp. 21-27.
- 沈开木, 「“不”字的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的探索」, 『中国语文』, 第6期, 1984.
- 徐时仪, 「否定词“没”“没有”的来源和语法化过程」,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第2期, 2003. pp. 1-6.
- 许敏云, 「今文〈尚书〉中的否定副词」, 『宜春学院学报』(社科版), 第3期, 2005. pp. 77-80.
- 杨荣祥, 「近代汉语否定副词及相关语法现象略论」, 『语言研究』, 第1期, 1999. pp. 20-28.
- 杨伯峻·何乐士,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修订版), 语文出版社, 2001.
- 志村良治,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 中华书局, 1995.

【논문초록】

키워드	중문	否定, 不, 不+N, 没有, 时间, 空间
Key Words	영문	Negative, Bu(不), Bu(不)+N, MeiYou(没有), Time, Space
<p>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Privatives of the HAN Language in the Pre-historic QIN Dynasty Era</p> <p style="text-align: right;">Kim, Eun-Ju</p> <p>Based on the nature of "Bu (不)+ N" structure, this paper divides the negative words in pre-Qin Chinese into two categories and five sub-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distinct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comb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negative word system from Pre-Qin to modern Chinese. This paper also focuses on two problems: (1) whether "Bu(不) + N" is the negation of noun by the determiner "bu(不)", and whether there is no implied verb between "Bu(不)" and noun, nor is the noun used flexibly as a verb; (2) there are two sources of "MEIYOU(没有)" in modern Chinese, first from the negative sign of noun "WU</p>		

(无)", then from the negative sign of verb "WEI(未)".

Traditionally, the negation words of pre-Qin Chinese a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1) The "Bu(不)" category, which means simple negation. (2) The "Wei(未)" category, indicating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past. (3) The "Fei(非)" category, which conveys negation of judgment. (4) The "Mo(莫)" category, signifying prohibition. Such classification, though comes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rationality, but embraces unscientific elements. For example, the "Bu(不)" category as a notion of simple negation is not a scientific explan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pply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negative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to the study of negative words in ancient Chinese. Professor Nie Renfa 聂仁发 (2001) believes that the time significance of the "Bu(不)" and "Meiyou(没有)"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 is reflected in the "Object(体)" rather than "time (时)" and summarizes their differences as:

"Bu(不)" : 【+Negation】[-Realization] Or "Mei(没)" : 【+Negation】[+Realization]

Professor Nie's belief is truly inspirational. Hence we pursue further, by judging from the time elements of the pre-Qin Chinese negation word system, to try to divide them into two main categories as well as five small sub-categories.

We shall be deeply obliged to receive feedbacks in any forms as well as criticisms a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is classification is appropriate, correct and in particular with reference to the negation of judgment as a [-Time elements]; while the negation of the imperatives as a [+Time elements].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김은주 / 金恩柱 / Kim, Eun-Ju				
	소 속	제주한라대학교 관광중국어과				
	Em@il	enzhujin@hotmail.com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0.04.27	심 사 일	2020.05.25	게재확정일	2020.06.11